

文本的阅读复权

——从福柯文本的词频统计复归其原初思想构境*

张 一 兵

〔摘 要〕 通过对福柯文本中重要学术关键词的法文原词及一定的词频统计数据, 我们可以在一种全新的实证数据的基础上, 接近福柯思想构境在法文原文中的语境, 以消除从法文到中文转译中出现的变形和遮蔽。

〔关键词〕 福柯 词频统计 阅读复权 构境论 **〔中图分类号〕** B565.59

十多年前笔者阅读的福柯著作主要是《词与物》和《认知考古学》的汉译本。作为一种新的思考方法, 笔者赞同过他提出的思想史中的非连续性观念, 这正好又与笔者熟悉的阿尔都塞的“断裂说”相关。近来笔者再读福柯, 预期的思考重点是他“晚期”的生命政治哲学。在笔者离开福柯的这段时间里, 又有一大批他的重要文献从法文译成了中文, 并且, 在关于福柯思想史研究方面, 除去原来笔者就很喜欢并受益良多的刘北成教授的《福柯思想肖像》以外, 又多了一本多斯的《结构与解构》。更重要的是, 汪民安教授在这些年中, 先后出版了多部福柯的评论文集和研究专著。正是在笔者第二次阅读福柯的时候, 他又向笔者建议, 应该认真思考福柯对整个当代欧洲哲学的影响问题。在他看来, 福柯是当代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 而笔者应该“做福柯”。在笔者已经初步建成的原文文献数据库中, 福柯的法文文献已经全部搜集, 这使笔者有可能自己在重新阅读中文译文时, 将所有福柯法文文本的关键词全部认真对着字典一个个重查、重思一遍。

福柯研究, 在国内学术界已经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但认真按照时间线索, 将他的主要学术文本认真细读和重构似乎还是有意思的。这里的福柯是被笔者重新构境的全新话语事件, 福柯的文本作为历史档案, 只不过是可能恢复建构那些曾经鲜活的认知-权力批判话语的谱系研究对象。真相是: 话总是在想说笔者, 可笔者却在话语事件中显现自己。文本与笔者的关系不是我-它关系, 而我-我关系。这是笔者写作《回到福柯——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1]一书时的心境。

最有意思的事情, 是先前笔者倚重的学术文本词频统计方法, 在福柯的一些重要的文本历史转换中, 对于把握福柯话语实践中原初概念、范畴和范式的历史性出场和缺席, 有着极为关键的实证数据支持。^[2]不过在这里, 笔者想特别交待的一个文本事件是阅读权利的复权问题。读者可以看到, 在本文的写作中, 笔者尽可能多地提供了福柯文本中学术关键词的法文原词及一定的词频统计数据, 主要因为在传统的学术翻译文本中, 当译者提供了依自己有限的学识构境背景选定的相应中译文和概念后, 如果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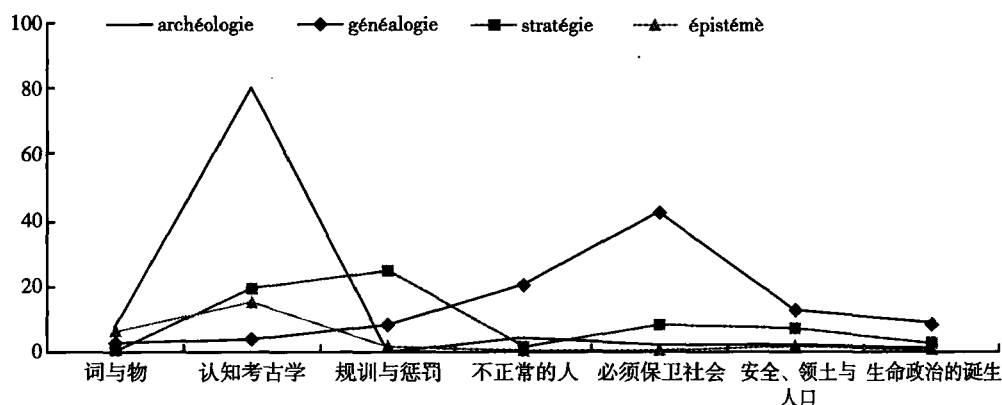
* 本文系国家“十一五”社科规划重大招标项目“当前意识形态动态及对策研究”(08&ZD058)的阶段性成果。

不提供译文原文,他就武断地关闭了通向原初文本语境的大门,这实际上遮蔽了读者任何重构译境和证伪转译合法性的可能性空间,笔者觉得这是一种对读者阅读权利的粗暴剥夺。在笔者看来,人们大可不必动辄指证别人译错了,因为翻译本身就是译者个体凭借自己有限的他性语言技能和学识重新构述之结晶物,而非简单的还原式逼真。所以,让读者看到转译构境的细节是十分必要的。笔者的这种做法最早出现在《回到马克思》的第三版(2012)中,继而坚持于《回到海德格尔》(2013)。显然,笔者是在试图夺回阅读和重构的权利。更希望以后的译著能够响应这种重要的阅读复权诉求。

由此,在这次笔者的关于福柯的重构式解读中,也就开显了一个在汉译解蔽中遮蔽起来的较新的话语构境层,可以先在这里概括如下几条线索。

一

最重要的构境论质变,是一开始青年福柯依从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开显方式,实现了方法论基始层面构境中从对象-存在者式的什么(*qu'est-ce*),到关涉性的存在本身怎样(*comment*)的突变。*comment*几乎是福柯所有文本的较高频词。^[3]自然,这是很难进入的一个思考构境域。笔者认为,在海德格尔的意义域中,只有关涉性的“怎样”(Wie),而没有对象性的“什么”(Was)。这是海德格尔真正实现从基始性本原的本体论(*Ontologie*)向关涉存在论的转变,从主、客二分的对象化的认识论向关系式的内居论的转换的关键。^[4]青年福柯思想构境的最初秘密入口也在这里,从他的第一本哲学论著《词与物》开始,我们就可以发现一系列重要的转换:在方法(*méthode*)和方法论(*méthodologie*)上,依从巴什拉-康吉莱姆科学认知结构在阿尔都塞的问题式(*problématique*)中的变形,他比较顺利地由主-客体二分的传统对象性认识论(*épistémologie*),转向了内在结构化总体支配的文化认识型(*épistémè*)理论,其中,没有了外部对象的逼真性反映,而出现了话语对存在的构序(词对物的组织化构序),这已经是关涉性存在论(*ontologie*)的构境场域,所以,随着史料本体论的根本解构,在《认知考古学》之后,实证式的历史研究则转换为活化和重构话语档案的考古学(*archéologie*)和谱系学(*généalogie*),更晚一些,在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的批判性构境中,神性的决定论(*déterminisme*)则转换为双重权力(规训与生命)部署的策略学(*stratégie*)。从词频统计上看,认识型范式,以及作为方法论的考古学、谱系学和策略学在本文重点解读重构的七个文本中的出场和持续状态是不同的,其词频如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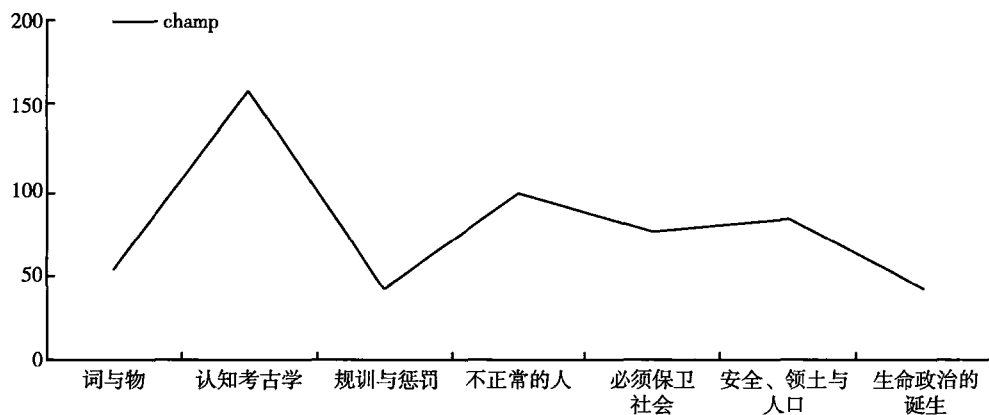
(图一)

由此可以看出,认识型范式在这七个文本中的词频为6/14/1/0/0/1/0,它从《词与物》一书中出场(6次)后,在《认知考古学》一书中达到它的最高频次(14次),随即开始趋零,这可被视作思想构境中的支点弃用。这是青年福柯思想构境中巴什拉-康吉莱姆-阿尔都塞那种刚性认知结构论影响

的最后消失。而在总体方法论上，跨领域挪用而来的考古学（8/80/0/4/2/2/1）是福柯最先采用的历史研究方法，它在《认知考古学》一书中达及最高点，之后逐渐让位于改造自尼采学术镜像中的谱系学（2/3/8/20/42/12/8）和原创的策略学（0/19/24/1/8/7/2）。这一词频统计可以为我们对福柯方法论的构式演变断代和话语交错构境情况作出准确判断提供一定的客观依据。

二

随着上述方法论中不可见的关系存在论的突现在场，在福柯的思想构境中，具象式的物（chose）和对象（objet）开始转向非实体（incorporel）的存在（être，这个 être 就是海德格尔在德文中使用的 Sein，在法文中，它也是系动词“是”。青年福柯在《词与物》一书中专门讨论过这个动词性）。^[5]所以我们会发现，从一开始，福柯关注的所有东西和事情都不是直观中可见的物、对象和现成概念，以及结构化的装置（appareil）和器械（instrument），而是关系式、活动性的生活存在场（champ）和认知场（champ de savoir）。^[6] champ 一词是贯穿福柯学术思想全程的次高频词（53/160/42/99/77/84/40）。其词频曲线如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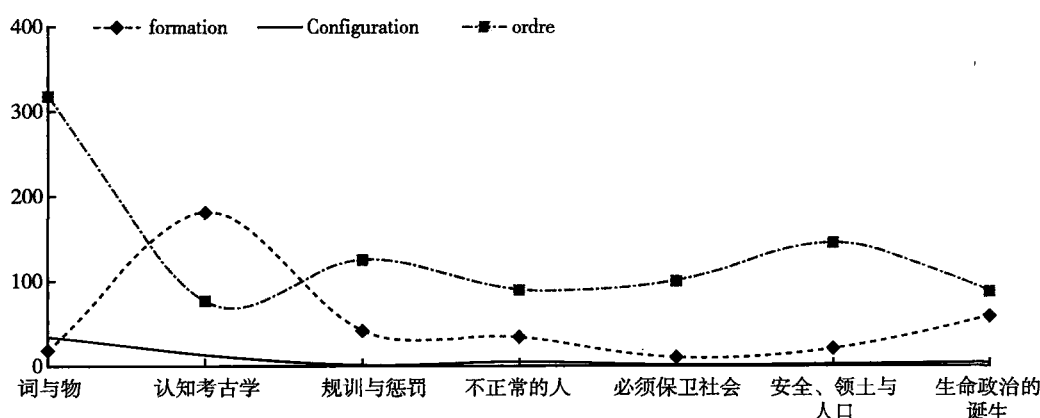


(图二)

请注意，正在发生的活动性的认知（savoir），不同于概念化的知识（connaissance），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即对存在者与存在的界划）来比，石化的知识是存在者，而认知则是被遗忘的存在（être）本身。^[7]这也就是说，从知识复归于认知，是福柯的一种存在论的努力。可遗憾的是，在 savoir（汉译为知识）的重构中，此深层构境则被遮蔽。并且，在《认知考古学》中，青年福柯将这种功能性的场境思考进一步提升为事件（événement）^[8]。如果说，场存在还是更多表征了一种从外部状况出发的功能性关联总体，而事件则突出了这种场境与生命本身的关涉。所以，在面对现实世界时，我们可以看到福柯大量使用了这样一些词组：实在场（champ de réalités）、客体场（champ d'objets）、社会场（champ social）、政治场（champ politique）、经济场（champ économique）、历史场（champ d'historicité）；而在面对主观情境时，则使用了另外一批词组：哲学场（Champ philosophique）、感知场（champ de perception）、记忆场（champ d'une mémoire）、语义场（les champs sémantiques）、认识论场（Champ épistémologique）、话语场（champ de discours）、话语事件场（champ des événements discours）、话语实践场（champ de pratiques discursives）、力量联系场（champ relationnel de forces）、力量竞争场（champ concurrentiel de forces），等等。在1970年福柯的法兰西学院就职演讲《话语的构序》中，他干脆将自己的思想构境直接指认为发生着的事件哲学（philosophie de l'événement）。

三

在福柯话语实践的更深的思想构境层中，我们还可发现这样基于存在论转换之上的一种重要思想场境的多重转换：即从凝固化的现成形式（forme）概念向建构性的塑形（formation）范式的转换；从框架式的结构（structure）概念向突现的功能构式（configuration）范式的转换；从确定事物质的类型（type）概念向建构组织性的构序（ordre）范式的转换。这样，在每一个时代作为历史的先验（*priori historique*）出现的東西，就不再是凝固化的社会制度和可见的物性构架，而是一种当下被建构和活化起来的场境突现。这些重要的构境层在中文译境中，基本上都被无意识地掩盖起来了。笔者以为，塑形、构式和构序三个概念的使用，贯穿着福柯思想构境的全程，其中，构序（及其祛序，*deordre*）是高频词（322/76/126/90/100/145/66），塑形是次高频词，构式概念在《词与物》之后，频次略低。^[9]三个概念的词频如图三：



(图三)

我们对这种词频表达的可能含义略作分析。

其一，我们都知道，自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思潮中得以上位的形式概念，在整个欧洲思想学术界的影响一度达及最高点。可以说，这也是青年福柯进入思考的一个构境基点。可是，笔者觉得福柯对形式概念的功能性活化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这可能是进入青年福柯思境的另一个秘密入口。其实，在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研究中，就已经有着对观念赋形（*Ausformung*）的思考，相比于外在地给予一个形式的赋形概念，在海德格尔后来的存在论构境中，它直接转换为生活实践的塑形（*Formgebung*）。笔者还注意到，拉康在1957年开讲的研讨班之主题就是《无意识的塑形》（*Les formations de l'inconscient*, 1957~1958）。笔者无法考证，福柯是否直接受到这些大师们深层次思想构境的影响，但他的实际思考却承载了这一重要线索。在福柯思想发展变化的全程中，塑形范式几乎始终是在场的。我们可以看到的相关词组有：客体与主体的塑形（*formation des objets et sujet*）、话语的塑形（*formation discursive*）、真理的塑形机制（*mécanisme de formation de vérité*）、策略塑形（*formation des stratégies*）、塑形规律（*règles de formation*）、塑形系统（*système de formation*）等。显然，我们可以看出福柯在使用上述词组时的特定构境意味，即在一种建构活动中生成动态的功能方式。

其二，到20世纪中叶，由于自然科学中复杂性科学的进展和语言学结构主义的突显，结构、组织（*organisation*）、体制（*régime*）、格局（*schéma*）和框架（*encadrement*）一类概念得以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泛化，并且，功能性的能动建构（*constituer*）概念也慢慢地被人们所接受，于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福柯思想构境中将结构概念本身活化和整合（*intégrés*）起来的构式（*configuration*）范式的出现。依笔者

的了解，在海德格尔的德文语境中，表征结构性活化的最高范式是格式塔（Gestalt），而在法文中，构式（configuration）可能会是接近格式塔那种突现式整体场境的概念。^[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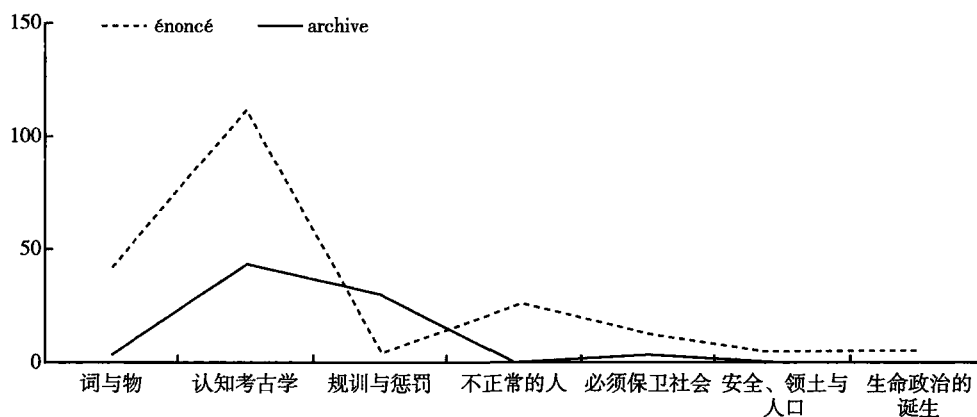
其三，过去表征一个事物或者现象的不同质性，通常会用质或者类型（type）概念加以区隔，而福柯的存在论推进则是启用功能性、有序性和组织化的构序（ordre）范式。将 ordre 一词翻译为现成的秩序，实际上是将活化的有序建构重新石化成存在者状态。建构性的构序概念在海德格尔哲学中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构境分层，他在不同层级上使用了构序（Ordnung、Zuordnung）、入序（Einordnung）、有序性（Ordnlichkeit）和等级排序（Stufenordnung）等概念和词组。而在福柯的思想构境中还相近地出现了祛序（deordre）和赋序（ordonne）等概念。福柯文本中出现的相关词组有：物的构序（l'ordre des choses）、社会构序（ordre social）、安全的构序（l'ordre de la sécurité），以及话语的构序（L'ordre du discours）、精神构序（l'ordre de l'esprit），等等。

应该指出的是，塑形、构式和构序概念，当福柯在面对词对物的“立法”或让其存在的支配关系中，它们表现为直接的暴力；而在从规训权力到生命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微观治理的思考构境中，它们都同时显现为无脸无形的软性强制。后者对物与人的支配是极其精妙和温柔的。

四

这个思考构境层逐步打开，我们就不难进入福柯的一个全新的表征话语系统：在原来传统认识论和理论逻辑多用词语、表象（représentation）、图表（tableau）的地方，福柯更愿意使用网（réseau）、脉络（nervures）、网格（quadrillage）、栅格（grille）这样的表征。这是由于存在论的本质是关涉性，所以，福柯构境的高频词当然会有关系（rapport）和联系（relation），但是，福柯更喜欢讨论多重关联性的规定，在马克思、狄尔泰和海德格尔那里，关联的思想在德文中有 Zusammenhang（关联与境），而法文的相近概念为 corrélations，福柯则多用有如复式关系（rapports multiples）、联系网（réseau de relations）和关系束（faisceau de rapports）之类的词组。这是福柯网状概念群出场的基础构境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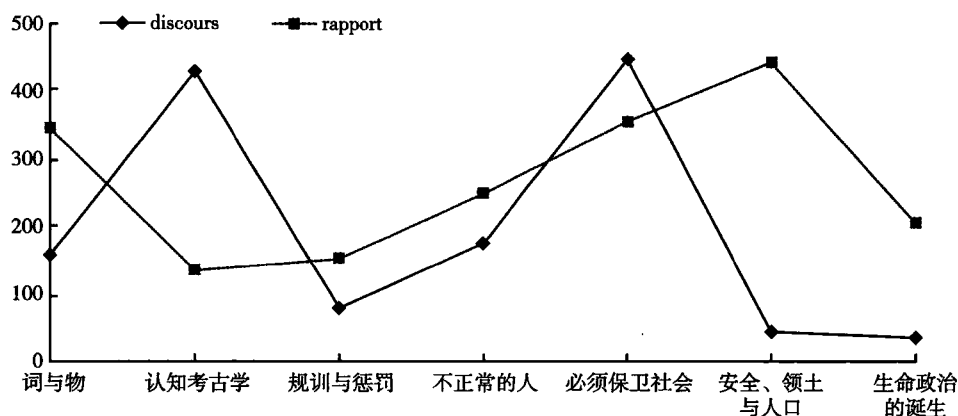
笔者以为，首先，福柯语境中的这种网状系统不是多重结绳式的实体网络，比如福柯所指认的认知－权力网络（nexus de savoir-pouvoir），这是发生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认知场和政治生活中无形的、不可见的构序拓扑效用和力量博弈关系状态；而栅格则是网络系统中的强制性区隔、过滤和筛选力量，比如话语实践的暴力性栅栏（grille de ces pratiques）、规训中的强制性网格分区控制（quadrillage）等。其次，在语言学结构主义多用的现成的语言系统与使用语言的言说活动二元结构分立之间，福柯在《认知考古学》一书中提出了特殊的陈述（énoncés）－话语（discours）－档案（archives）范式。其中，陈述与档案两词都是临时启用的重构性概念，只是为了说明特殊的话语范式，之后，福柯很快弃用。其清晰的词频曲线如图四：



(图四)

在福柯这里, 话语不是被说出来的词语, 而是认知活动中特定的有序构式。陈述构式成话语, 话语说我! 于是有了这样一些词组: 显白话语 (discours manifeste)、话语层次 (niveau discursif)、话语组 (groupe de discours)、话语群 (conatellation discursive)、话语社团 (sociétés de discours)、真理话语 (discours de vérité), 等等。当下建构的话语的历史存在者即是被福柯重构过的档案, 档案不是文献史实, 而只是激活曾经存在的话语实践场和话语事件的物性遗物。在福柯的考古学和谱系学中, 被激活的档案不直接等于原初的历史事实, 而是复构的话语再生结果。

应该指出, rapport 和 discours 都是贯穿福柯思想构境全程的高频词, discours 一词在《必须保卫社会》之后使用频次明显减少。其词频如图五:



(图五)

五

在更深的哲学思考中出现的构境层, 是福柯依从尼采所建构起来的新型权力和力量关系 (rapports de force) 范式。

其一, 这个力量不是物理学中的直接作用力, 有如传统专制体制下皮鞭抽打在肉身上的力量, 福柯发现的新型权力关系是在资产阶级科学中建构性的认知活动和规训权力运作中突现的匿名 (anonymat) 力量关系场境和功能系统 (le système de son fonctionnement)。所以, 福柯才会多用如力量的编排 (La composition des forces)、力量的布展 (déploiement de la force)、权力的施展 (l'exercice du pouvoir) 一类词组。依笔者之见, 这是对葛兰西软性霸权统治论最重要的的微观剖解。

其二, 也因为这种新型的政治权力更加细微地支配了生活中的小事物 (petites choses) 和小事情 (vétilles), 福柯也将其指认为异质于传统宏观经济与政治压迫的微观权力 (micropouvoir), 并探究其发生作用的微观机制 (micromécanique)。这能让笔者联想到的是列菲伏尔《日常生活批判》中的“小事情异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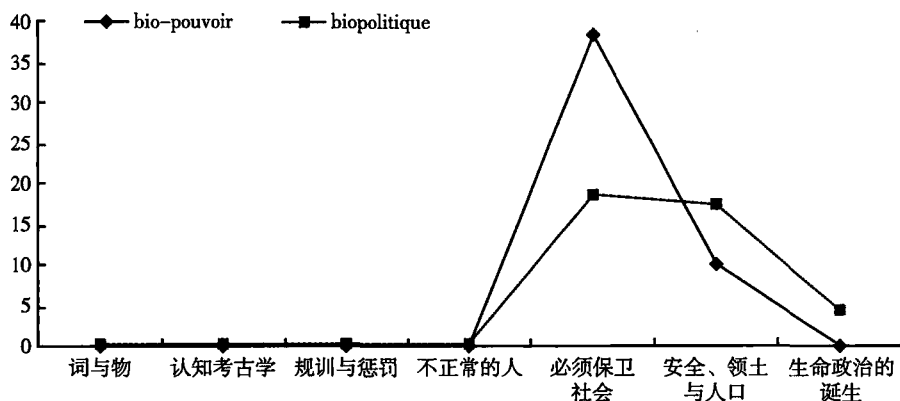
其三, 也是在这一点上, 福柯大胆挪用了其他自然科学中的概念的诸多范畴, 如权力技术学 (la technologie du pouvoir)、权力力学 (mécanique du pouvoir)、权力经济学 (économie de pouvoir)、权力技术谱系学 (généalogie des technologies de pouvoir)、微观物理学 (microphysique du pouvoir), 还有诸如权力机制 (mécanismes de pouvoir)、权力系统 (système de pouvoir)、权力情境 (situation de pouvoir)、微分权力 (pouvoir infinitésimal)、权力机器 (mécanisme de pouvoir)。更具体的描述还有, 机制和程序的集合 (ensemble de mécanismes et de procédures)、微缩模型 (modèles réduits)、工具符码化 (codage instrumental)、训练 (dresser)、程序 (procédure)、层级监视 (surveillances hiérarchisées), 甚至生物学

中的毛细血管 (capillaire) 也用来比喻规训权力的微观控制。显然, 这些术语的跨学科挪用并非仅仅是外在的简单移植, 而精确地对应于发生在整个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新型暴政布展中。

六

在福柯走进资产阶级当代隐性社会权力分析之后, 他的政治哲学有过两次突变: 一是规范化权力 (pouvoir de normalisation) 批判, 二是生命权力 (bio-pouvoir) 批判。

表层思想构境层中, 我们可以直接看到描写规训权力的政治解剖学 (anatomie politique) 和肉体政治学 (politique des corps), 以及表征生命权力的生命政治学 (bio-politique), 权力与真理同谋的真理政治学 (la politique de la vérité)。应该特别指出, 以生命权力批判为构境中轴的生命政治学是在《必须保卫社会》的讲座中突现的, 这一点从词频统计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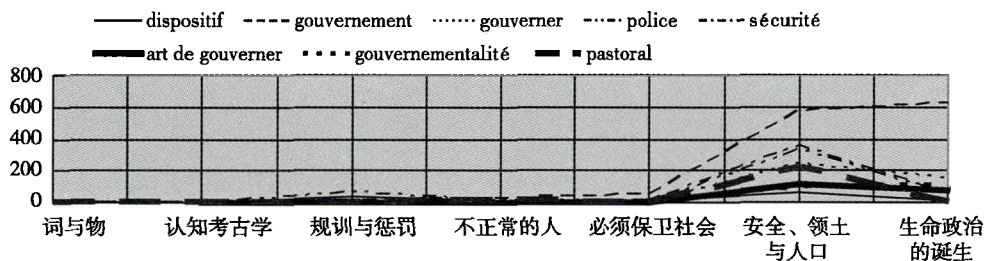


(图六)

而在更深一层政治哲学批判构境中, 则发生着另一幕无声剧:

其一, 肉体政治学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规训 (discipline), 后面跟着的是惩罚 (punition)、意指机器 (machinerie signifiante)、强制系统 (systèmes de contraintes) 和全景敞视主义 (panoptisme) 的监控。而生命政治学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调节 (régularisation) 和安全 (sécurité)。对生命的调节是从牧领权力 (pouvoir pastoral) 开始的, 而在对治安 (police) 概念的转喻重构中, 过去外在的军队、警察式的国家暴力 (violence) 软化为对日常安全的治理 (gouvernement), 这里突现出一种全新的社会治装置 (l'appareil de police) 和牧领支配的弥散的系统 (systèmes de dispersion), 治安的目标是通过安全技术 (technologie de sécurité) 实现所谓的安全社会 (société de sécurité)。与此相关的概念群中还有, 布置 (aménagement)、治理术 (art de gouverner)、治理实践 (la pratique gouvernementale)、对人的治理 (gouvernement des hommes)、对事物的整治 (administration des choses)、自我治理 (se gouverner soi-même)、对活人的治理 (gouvernement des vivants)。

其二, 在深层构境层里发生的另一种改变, 是从静态的政治模式 (modes) 向无形布展中的微观权力部署 (dispositif) 范式的转换。^[11] 这个重要的转换是从《规训与惩罚》一书开始的, 并贯穿这之后的所有文本: dispositif (0/0/43/10/7/67/9)。笔者注意到, 与此共同突现的话语概念群还有: 安全 (sécurité) (0/1/2/1/8/353/56)、牧领 (pastoral) (0/0/0/18/1/210/1)、治安 (police) (0/0/65/10/6/329/57)、治理 (gouvernement) (0/3/7/23/49/568/627)、治理 (gouverner) (0/0/1/5/3/245/148)、治理术 (gouvernementalité) (0/0/0/0/0/105/114) 和治理艺术 (art de gouverner) (0/0/1/0/120/70) 等。构成这个转变的突现构境断面的词频见图七。



(图七)

从图七中,我们可以发现部署范式在《词与物》和《认知考古学》中的频次为零,所以它突现于《规训与惩罚》前后的构境中,并在《安全、领土与人口》的讲座中达到它的最高值。与这个状态相近,安全、牧领、治安和治理范式在前两个文本中也基本趋零,在《规训与惩罚》中开始生成,而突现于最后两个文本。最后,治理性以及治理术词组仅仅在最后两个文本出现。

在这一思考构境域中,开始时,福柯还是采用我们已经熟悉的学科交叉式的概念挪用,如政治链(chaine politique)和军事战争学研究中搬来的战术(tactiques)、策略(strategie)、策略情境(situation strategique)、局部战术(tactiques locales)和整体策略(strategies globales);而后来,传统描述整体结构的权力模式(modes)则逐步地为弥散型的功能作用——部署(dispositif)范式所取代。福柯在后期经常使用的生命政治支配的词组有安全部署(dispositifs sécurité)、部署网络(reseau de dispositifs)等。

七

福柯喜欢使用的有个性的概念群还有:(1)表达自己方法论激进特征的:造反(insurrection)、交叉(entrecroisement)、游戏(jeu)、异质性(hétérogène)、差异性(différences)等。(2)表示自己思想构境本质的:重构(reconstituer)、大写的返回(Retour)、回到(revenir)、重新发现(redécouverte)、重新发明(réinventer)和再活化(réactivation)等,其中,笔者觉得最重要的是réactivation,因为它是考古学和谱系学的基根。(3)表示空无存在论意味的:空无(vide)、不在场(absence)、空心(creux)、空隙(manque)、空穴(lacunes)等,其中vide是核心关键词。(4)表示空无存在发生的:消失(disparaître)、不可见(invisible)、痕迹(traces)、褶皱(pli)等。(5)表达构境突现状态的:突现(émergence)、涌现(surgissement)、共爆(irruption)。(6)表达构境断裂性的:突变(mutation)、颠倒(renversement)、断裂(rupture)、中断(rompues)、阻断(Interruptions)、斩断(trancher)、转换(transformation)和间断性(discontinuité,不连续性),其中rupture是从巴什拉-康吉莱姆-阿尔都塞那里来的关键词,他自己最重要的规定则是discontinuité。(7)表达点状构境构件的:衍射点(points de diffraction)、抵抗点(points de résistance)、没影点(point de sa disparition)、胚胎点(point embryonnaire)、拐点(point d'inflexion),其中,points de résistance是新型权力布展的重要支撑。(8)作为否定对象出场的总体历史观的:同一性(identité)、同质性(homogène)、总体性(totalité)、起源学(genèse)、目的论(la téléologie)、光荣经(doxologie),以及大写的起源(l'Origine)、等级(hiérarchie)、线性(linéaire)和逼真(vraisemblable)等。

除此之外,思想史资源中挪用的概念有来自布朗肖的外部(dehors),来自巴塔耶的僭越(transgression),来自拉康的不可能(impossible)、真实(réel)和他者(autre),来自尼采的权力(pouvoir)。不同学科中挪用的概念有:来自语言学的共时性(simultanéité)、历时性(successifs)、纵

向性 (verricité)、横向性 (horizontalité)、语境关系 (rapport contextuel)、代码 (code)、同构性 (isomorphisme)、符号 (signe); 来自精神分析学的征候 (symptôme)、投射 (projection)、幻象 (illusion)、面具 (masque); 来自地质学的地层 (couche)、遗迹 (monuments)、断层 (faille)、裂缝 (déchirure); 等等。福柯使用的十分冷僻的词有: 齿构 (engrenage)、轴线 (axe)、聚合 (regroupement)、姿势 (gestes)、歧义 (ambiguë)、烙印 (marqué)、铭刻 (inscrivent)、嵌入 (encastrement)、视角性 (perspectif)。福柯自己独立创造的概念有: 不正常的人 (Les anormaux)、异托邦 (hétérotopie)、似自然性 (quasi naturel)、主体的构境 (situation du sujet) 等。

综上, 我们可以从福柯的学术关键词的历史性出场、使用频率的强弱曲线和最终的弃用, 直接观察到他话语实践的细微重构。更最重要的是, 通过原文关键词的词频统计, 我们也能体知福柯自己标榜的话语实践的非连续性。我们知道, 福柯将反对起源论、连续性、目的论的总体历史观视为自己面对思想史的颠覆性构境的否定性前提, 并在这一点上毫不含糊地身体力行自己的主张。他十分善于也惯于发现自己已有学术构序的错误边界, 善于从根本上更新自己的观念构架, 善于将自己的每一个思想构境都视为下一次解构和革命的异轨准备。所以, 我们绝不能将福柯视为一个同质性的不变思想体去阅读。

注 释

- [1] 张一兵《回到福柯——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近期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2] 进入词频统计的文本主要有:《词与物》、《认知考古学》、《规训与惩罚》、《不正常的人》、《必须保卫社会》、《安全、领土与人口》和《生命政治的诞生》。
- [3] 此词在福柯的七个主要文本中的频次统计为: 114/130/58/115/165/207/182。
- [4] 参见张一兵:《回到海德格尔——本有与构境》(第1卷《走向存在之途》), 商务印书馆, 2014, 导论。
- [5] 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Paris, Gallimard, 1966, p. 107.
- [6] “场”(champ)的概念在后来成为布尔迪厄社会学研究中的核心关键词。在他那里,“场”即是斗争和博弈的力量关系存在。
- [7] 在大多数中译本中, 作为 être 在场的 savoir 被误译成存在者意义上的可传递的知识。
- [8] “事件”(événement)这一重要的观念后来在巴迪欧的《存在与事件》中得到系统讨论。
- [9] 2009年, 笔者发表《劳动塑形、关系构式、生产构序与结构筑模》(《哲学研究》2009年11期)时, 只是在自己的思想构境讨论和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阐述这几个范畴的内容和意义域, 当时分别给出的英译词为 Labor Shaping (劳动塑形)、Relation Configuring (关系构式)、Production Ordering (生产构序) 和 Structure Modeling (结构筑模)。在对海德格尔的研究中, 发现这些重要概念很深的思考线索, 而在此, 再一次看到福柯作为这一重要思想构境层的“同路人”, 这当然令笔者十分受鼓舞。
- [10] 笔者注意到, 塑形与构式两个概念的使用贯穿福柯学术的全程, 构式的使用在《认知考古学》之后有所减少。
- [11] 在一些中译者那里, 无形的 dispositif 倒被误译为可见的装置 (appareil), 这通常是通过英文发生的遮蔽。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于连曾经提出, 福柯关于资产阶级当代政治部署的观念实际上很深地关联到一个重要的概念“势”(propension)。参见于连:《势: 中国的效力观》,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第36~37页。但据笔者考证, 福柯除去在《词与物》一书中偶尔两次使用过此词, 基本上没有认同过这一概念。参见 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Gallimard, 1966, Préface, p. 39, p. 311.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

责任编辑 强乃社